

望江亭

王 雁 張君秋改編整理

北 京 出 版 社



望江亭

王 雁 張君秋改編整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北 京 出 版 社

• 1959 •

望江亭

主 雁 張君秋 改編整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廠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3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6 · 印張：1 12/18 · 字數：30,000

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册

統一書号：10071·385 定价：(7)0.16元

第一場

〔張千、李万上〕

張 千 (笑介) 哈……………！
李 万 伙計伙計！你跑什么？
張 千 我去給衙內送信去。
李 万 你不是到上房去过一趟嗎？
張 千 衙內在花園哪。
李 万 我去吧！
張 千 我去吧！
李 万 我去！
張 千 还是我去！
張 千 〔兩人搶着要去〕
李 万 我去！有請衙內。
張 千 〔楊衙內上〕
楊衙內 佳人未到手，晝夜費心思。
張千，李万！
張 千 有！
李 万 你們請出我来，有什么事哪？
楊衙內 你們哥兒倆給您哪道喜来啦！
張 千
李 万

楊衙內 道什么喜呀？

張 千 衙內，是这么回事——

李 万 衙內，是这么回子事——

楊衙內 我說，你們倆人一个說了一个再說行不行？倆人一塊兒說，我顧了听誰的？

張 千 衙內，讓我先說。

李 万 不，还是我先說。

張 千 我說。不一样嗎？

李 万 我說。不是一样嗎？

張 千 我先說！

楊衙內 得了吧！我的腦袋都叫你們給吵疼了。
怎么越說越来勁啦！張千，你說！

張 千 哎。衙內，您不是叫我們哥兒倆打听那个小寡婦譚記兒的下落嗎？

楊衙內 啊！

張 千 我們給您打听著啦。

楊衙內 怎么着？打听著啦？好極啦！真个的，
她現在住在哪兒啊？

張 千 住在“清安觀”。

楊衙內 哪兒？

張 千 清安觀。

李 万 衙內，就是江边上那老道姑住的地方，
清安觀呀！

楊衙內 唷！她出家当了道姑了嗎？

張 千 衙內，您別着急，她沒出家当道姑。

楊衙內 那她怎么住在清安觀哪？

張 千 听說她給老道姑抄写經卷呢！

楊衙內 嘿，有的，这小寡妇真有点鬼心眼！我說怎么自从清明节見了她一面，就一直沒見着呢，鬧了半天她躲在清安觀啦！

張 千 誰說不是呢。她这一躲可不要紧，把衙內您可急坏啦。

李 万 把我們哥兒倆也給累垮啦。

張 千 对啦！把我們哥兒倆也給累垮啦。这些日子整天东寻西找，把腿都跑細啦。誰能想到，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会跑到清安觀去住着。剛才我們哥兒倆到了清安觀，無意之中看見了她，从老道姑嘴里才知道譚記兒原来是就住在那兒，所以——

李 万 所以給您道喜送信来啦。

楊衙內 你們哥兒倆卖了力气了，衙內我有賞。

張 千 謝衙內。

楊衙內 甬謝啦，甬謝啦。这小寡妇真不識抬举，放着堂堂衙內的愛妾不做，倒跑到那清安觀吃苦受罪去。

李 万 我看她福小命薄么！

張 千 她沒那造化。

楊衙內 这回呀，我看她还往哪兒跑！張千，李万！

張 千 有！
李 万

楊衙內 吩咐府下家丁，准备轎馬，跟我到清安
觀娶亲去。回来，回来！这回呀，她答
应，咱們也要把她抬回来；不答应呀，
你們搶也要把她搶回来！

張 千 是。
李 万

楊衙內 記住了！

張 千 瞧！楊衙內家丁們听着！（內应介）衙內叫
李 万 你們准备轎馬，跟他老人家一塊兒到清
安觀娶亲。

李 万 越快越好！

張 千 对，越快越好。吩咐已畢，請衙內您快
上馬。

楊衙內 走！跟我搶人去！

（唱西皮搖板）

人来帶路清安觀，
量她不能飞上天。

張 千 衙內，您跟着我走。

李 万 衙內，您跟着我走。

張 千 你倒是走啊！

李 万 我这不是走哪嗎！

楊衙內 走！

〔同下〕

第 二 場

白士中 (內)書童!

書 童 (內)有!

白士中 (內)帶路!

書 童 (內)是啦。

(書童、白士中上)

白士中 (唱西皮原板)

金榜題名遂心願，

為訪姑母下官船。

远远望見(轉散板)清安觀，

書 童 大人，來到清安觀。

白士中 接馬!

(唱)翻身下馬叩門環。

書 童 師傅開門來!

白道姑 (內)來了!

(白道姑上)

(唱西皮散板)

正在後面把經念，

忽听有人叩門環。

是哪位?(開門介)

白士中 啊，姑母!

白道姑 你这位是哪一個啊?

白士中 侄兒白士中，姑母都不認得了么?

白道姑 噢，你就是士中侄兒？（端詳）哎呀，這幾年不見，我呀，真是認不出來了。快進來歇息歇息吧！

白士中 是。（對書童）將馬牽入後院。

書童 是。（下）

白士中 姑母你好啊？

白道姑 我好，我好。

白士中 姑母先行。

白道姑 自家骨肉，不要客氣。（同入）一旁坐下。

白士中 侄兒告坐。

白道姑 侄兒，你哪里來的這身榮耀哇？

白士中 侄兒官拜潭州太守，今日赴任，路過此地，將官船停在江邊，特地前來看望姑母。

白道姑 噢，既是乘官船到此，為何不將我那侄媳婦一同請上岸來，在這觀中住上几日再走啊？

白士中 您那侄媳么，唉！不瞞姑母，她已然亡故三年了。

白道姑 怎么？我那侄媳婦她下世去了么？

白士中 正是。

白道姑 唉！真是個薄命佳人。兒啊，既是侄媳下世已然三載，你就該再續娶一房才是。

白士中 本當續娶一房，只是無有稱心如意之人。

白道姑 這，哈………！看來也算是有緣的了。

白士中 姑母，什么有緣哪？

白道姑 侄兒有所不知！本城有一少妇，名喚譚記兒，乃學士李希顏之妻。不幸李學士亡故，在三年前留下譚記兒一人，孀居愁苦，常到我這觀中閑坐。此人才貌雙全，少年寡居，唉！甚是可憐。侄兒若得她為妻，真是福分不淺。你二人，一個未曾續娶，一個未曾再嫁，豈不是有緣么？

白士中 听姑母之言，這一女子倒像是天仙化人的了哇！

白道姑 嗯！可算得天仙化人了。她如今正在后面，替我抄寫經卷，你可到那廂藏躲一時，待我將她請了出來，你一看么便明白了哇。

白士中 果若如此，就請姑母代為作媒，侄兒若能與她為配，終身不忘大恩也。

白道姑 好，你去藏好。少時我先用言語試探于她，她若應允，我就咳嗽一聲，你便出來與她相見，這親事就算成了。

白士中 如此有勞姑母，侄兒到那廂恭候佳音。

白道姑 啊，侄兒，我呀若是不咳嗽，你千萬莫要出來呀。

白士中 是。侄兒謹記就是了。（下）

白道姑 待我喚她出來。啊，學士夫人，不要寫了，快請出來歇息歇息吧！

譚記兒 (內)啊師傅，方才何人到此？

白道姑 這！哦，乃是進香的施主，此刻已然走去，此處無人，快請出來吧！

譚記兒 (內)來了！(上)

(唱四平調)

獨守空幃暗長嘆，

芳心寂寞有誰憐。

孀居愁苦淚洗面，

為避狂徒到此間。

白道姑 夫人！

譚記兒 師傅，這夫人二字，實不敢當，還是叫我譚記兒吧。

白道姑 那豈不太無禮了么？

譚記兒 想我乃是苦命之人，一年多來，蒙師傅憐念，情同骨肉，理當呼喚我的名字，才像一家人哪。

白道姑 好好好，好個一家人！如此我就不再稱呼你夫人就是了。

譚記兒 這便才是。

白道姑 啊，記兒！

譚記兒 師傅！

白道姑 請坐。

譚記兒 師傅請坐。

白道姑 記兒，有勞你每日替我抄寫經卷，我心中實實不安。

譚記兒 唉！師傅啊！

（唱二黃散板）

蒙師傅發惻隱把我憐念，
才免得我一人形影孤單。
每日里在觀中抄寫經卷，
為的是遣愁悶排解憂煩。

白道姑 說也是啊。自從李學士歸天之後，丟下
你一人，少年孀居，太難為你。

譚記兒 （唱二黃快三眼）

深羨你出家人一塵不染，
誦經卷參神佛何等清閑。
我今日只落得飛鴻失伴，
孤零零慘淒淒夜伴愁眠。
倒不如出家斷絕塵念，
隨師傅同修道，
也免得狂徒摧殘，
到來生身列仙班。

白道姑 哎呀呀！怎麼講來講去，竟說到要出家
來了！想我們出家人也有那出家人的苦
處啊。依我相勸，像你這樣如花似玉之
人，若效卓氏文君，還愁無有鳳求凰的司
馬相公么？

譚記兒 （唱二黃快三眼）

婚姻事恐難天隨人願，

白道姑 話雖如此，不如尋一人家，也好有安身

之处。

譚記兒 (唱)不如意豈不是反把愁添?

白道姑 有一人托我說亲,此人虽不比那李学士,倒也是一表人才,且也是宦家子弟。

譚記兒 怎么,是宦官人家的子弟?哦,我倒明白了!想是那依权仗势無惡不作的楊衙內,知我住在此处,托你提亲。想我每日在此抄写經卷,一为排遣孀居寂寞,二为躲避这个狂徒,不想师傅竟替他前来作媒,恕我不能从命。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来打扰了,告辞!

白道姑 你,你……(急得咳嗽不止)錯怪了我了!
〔白士中上〕

白士中 參見学士夫人!

白道姑 哎呀!你怎么出来了?

白士中 姑母咳嗽,我怎能不来呀!

譚記兒 师傅,此位是?

白道姑 他是我的侄兒白士中,新拜潭州太守。

白士中 小生白士中,方才姑母为媒,蒙夫人应允亲事,真乃是三生有幸哪!

白道姑 哎呀,坏了,坏了!

譚記兒 师傅,什么坏了?

白道姑 这!啊,只願与你們講話,我厨下的齋飯,怕是燒坏了。侄兒,你在此稍坐,我去去就来。

譚記兒 啊師傅——

白道姑 就煩你替我陪伴我的侄兒，我去去就來，
去去就來！（下）

白士中 小生白士中，方才我家姑母已與夫人說明，小生願與夫人結為姻眷，偕老百年，倘有二意，願盟誓剖心。

譚記兒 （唱南梆子）

只說是楊衙內又來攪亂，

却原來竟是這翩翩的少年。

觀此人容貌像似曾相見，

好一似我兒夫死后生還。

到此時不由我心緒撩亂，

羞得我低下頭手弄羅衫。

白士中 菩薩在上：（跪介）弟子白士中，汴梁人氏，今年二十七歲，今科會進，任潭州太守，蒙姑母為媒，與學士夫人譚記兒永訂百年之約，日後我若變心，天誅地滅！

譚記兒 噯！哪個叫你盟誓？你那姑母並不曾與我作媒呀！

白士中 啊！我家姑母還不曾提過此事么？哎！我真真地冒失，該死呀該死！方才小生出言無狀，望夫人莫怪。姑母啊姑母，既然不曾提親，為何又連聲咳嗽，叫我出來？啊夫人，小生這廂賠禮了。

譚記兒 君子請起！

白士中 多謝夫人！唉！這是哪里說起！

譚記兒 （唱南梆子原板）

見此情不由我心中思念，
看君子可算得才貌雙全。
三年來我不曾動過此念，
却為何今日里意惹情牽？
我本當允婚事穿紅舉案，
羞答答我怎好當面交談？
今日里若將這（轉散板）紅繩剪斷，
豈不是錯過了美滿的良緣？
我何不用詩詞表白心願，
且看他可領會這詩內隱言。

白士中 豪夫人寬恕，小生感激不盡。想這婚姻大事，怎能勉強，既然夫人不允，小生我失陪了。

譚記兒 且慢！奴見君家至誠有禮，有心口占一絕贈君，以不負今日之逢，不知君子願聞否？

白士中 夫人不見責于我，反贈以佳句，小生自當領教。

譚記兒 “願把春情寄落花，隨風冉冉到天涯。君能識破鳳兮句，去婦當歸賣酒家。”

白士中 哎呀妙啊！好一首絕妙的藏頭詩，橫頭四字，乃是“願隨君去”。夫人，此話当真？

譚記兒 說真便真，說假便假。

白士中 难得夫人如此多情，小生也要还詩一首。

譚記兒 噢，願聞。

白士中 “当壚卓女艳如花，不記琴心未有涯。負却今朝花底約，卿須憐我尙無家。”

譚記兒 好个“当不負卿”！但願心口如一，不負这白首之約。

白士中 夫人若不相信，我再盟誓。

譚記兒 哎，你又来了！

〔白道姑急上〕

白道姑 哎呀夫人哪！大事不好了！

譚記兒 何事惊慌？

白道姑 适才我徒兒在觀前提水，远远望見楊衙內帶領許多家丁，各有轎馬，直奔小觀而来！

譚記兒 賊子啊！竟又追踪至此。等他到来，我与他一死相拚！

白道姑 哎呀夫人哪！想那楊衙內依仗他父，無惡不作，此番定为夫人而来。若与他相見，豈不是羊入虎口？还是躲避一时方好。

譚記兒 这——

白士中 姑母，夫人哪！适才听二位之言，我已会意八九。夫人在此，恐生禍端，既然夫人允下亲事，小生的官船現在江边，

不如請夫人与小生一同登舟赴任，量那賊也無計奈何。

譚記兒 这个——

白道姑 如此甚好，但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譚記兒 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師傅恩情，容当后报。

白道姑 自家骨肉，何出此言！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二人帶領家童，速速从后門而出，直奔江岸登舟去吧！

白士中 姑母保重，我們告辭了，正是：
急速登舟莫迟延，

白道姑 休教那賊阻官船。

譚記兒 狂徒来到清安觀，

白士中 輕舟已过万重山。

〔譚記兒、白士中下〕

白道姑 待我閉了觀門。

〔張千、李万、四家丁、楊衙內上〕

張 千 到了！

李 万 叫門！

張 千 開門！

白道姑 外面何人叫門？

張 千 楊衙內到了，快快開門！

白道姑 楊衙內是哪個？

張 千 嘿，可真糊塗，当朝太尉楊戩的公子楊衙內，你都不知道嗎？快開門！